

## 倪柝聲夫婦的見證

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；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，就輕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，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（來十二：2）

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，曾用羔羊的血，把衣裳洗白淨了（啟七：14）

1969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，那是神為大陸弟兄姊妹預備的一爐煉金的火。我的姨婆倪師母（張品蕙姊妹）年輕時畢業於燕京大學生物系，她一直是倪弟兄的賢內助，公公（倪弟兄）入獄後，她曾一度入獄受審，出來後仍一直受監視。在文革中，因為公公的緣故，她被打成「反革命份子」，受到許多非人的折磨。婆婆身體很不好，有非常嚴重的高血壓及心臟病，但自始至終，她一直堅心仰望主，『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，在宰羊的人手下默默無聲。』

1969年夏的一天，她被一群紅衛兵關在一個小房間裡連續審拷整夜，我們在外面只聽得闊皮帶一聲聲的抽打，並夾雜著謾罵恐嚇聲，一聲聲像是抽打在我們心上，但卻沒有聽婆婆一聲言語。過了許久，婆婆被押出來，眼睛被打腫得像青饅頭，身上也多處傷痕。多次她被揪鬥、遊街，連最起碼的人格都得不到尊重。她同另外兩位老姊妹一起被高舉雙手，手上套著鞋子，頭上帶著紙做的尖頂帽子，項上掛著牌子被責罵、羞辱，勒令她們這樣站著達數小時之久，目的是要她們放棄信仰不再信耶穌。但幾個鐘頭下來，她們三位都一聲不吭。最後紅衛兵忍不住了，分別一一喝問她們：「你們到底還信不信你們的耶穌？」她們個個都堅說：「信！」紅衛兵們氣極了，拾起地上的皮鞋，一下一個扔在她們身上、頭上，說：「帶著你們花崗岩的腦袋去見上帝吧！」感謝神！在所有的逼迫中，神與她們同在，賜力量堅固她們。事後當她們談到這次遭受的逼迫，都覺得很喜樂，因為她們算是配為主的名受辱。

紅衛兵把所有的聖經、詩歌都抄家抄走了，但婆婆還是千方百計的藏了幾本。有一次，外面小孩爬牆，發現屋簷下有兩本聖經，婆婆又被定罪一次。我信主之後，一次偶然在大樹後面發現一本聖經，真是歡喜萬分，那也是婆婆藏的。在那些沒有聖經的年代裡，這一本小小的神的話於我實在太珍貴了。

每天早晚兩次，婆婆被勒令要打掃弄堂，當時她雖在獄外，卻真是比在監內的犯人還要慘遭凌辱和迫害。任何過路人，包括小孩子，都可以隨意過去打她、唾她，因為她是眾人所棄的反革命份子。有一次在鬥爭她的大會結束後，婆婆對我說：「我們成了一台戲，給世人和天使觀看。（林前四：9）聖經上早就命定了。」在所有的逼迫中，她總是在批鬥她的台上一直不停地默默禱告，始終是靠主站住，沒有羞辱主的名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所有見過她的人都喊她「白頭髮」，人人都知道，那位滿頭銀髮的老太太，是為了她和她丈夫的信仰受到監督勞動，和非人待遇的。為了主耶穌的名，成了一個眾目共睹的美好見證。

1970 年當我被送去農村插隊落戶時，(當時所有初中畢業生都被送到農村當農民)，婆婆每天都為我禱告。1971 年春，我臨別上海前，婆婆流著淚對我說：「主耶穌是我們最寶貴的救主，你無論如何總要牢牢跟著主。」我在農村蒙了主很奇妙的帶領和極大的恩典，我想這一定是與婆婆的代禱分不開的。

公公(倪弟兄)於 1952 年被捕之前，有機會為教會事宜去香港，當時有許多人都勸公公不要再回大陸，但是他受神的呼召，要「回大陸去，與弟兄姊妹一同受苦」，他很清楚神為他定的道路-----「我的結局，不是被提，就是殉道。」他回來後不久，即被捕關入上海提籃橋監獄。1967 年，15 年刑期滿了，政府要他公開聲明放棄信仰，因為他們對外已經公開造謠說：「倪柝聲放棄信仰了」但這個考驗對他又算的了什麼？主對於他實在是太寶貴了！為了對主忠誠，他再一次放棄所謂的「人間自由」，在獄中 15 年之後，甘心繼續為主作囚徒。這一次公開表態引來的更大的逼迫，公公被關在兩位流氓刑事犯一起，小流氓的任務就是逼他放棄信仰，他們越狠的虐待他，自己就越能立功。曾聽獄中難友說，公公的一件背心也被他們打爛了，可想而知，為了不放棄信仰表態，他吃了許多苦。當他們的目的不能達到，而他的刑期又滿了，公公就被秘密押送去上海郊區的青浦縣青東勞改農場。此期間，婆婆還被批准去看過一次。然後又突然音訊全無好幾個月，事後才知道，公公又被押到更苦的地方 ----- 安徽深山裡的白茅嶺勞改農場。

1971 年 11 月婆婆中風去世，在這之前已被允許與公公通信。(曾有一段時期，連通信都不准，所以無人知道公公當時的去向)。婆婆從中風開始到去世僅僅三天，這也正是她在世時向主所求的。她患有嚴重的高血壓及心臟病，知道最後總會死於中風，所以她一直盼望一旦發生中風就很快被主接去，既不拖累別人，也免得受長時間之苦痛。感謝主，聽了她的禱告成就了她的心願，從中風昏迷到去世只有三天，在醫院裡十分平安，全無痛苦的被主接去。

婆婆去世後，我們不敢馬上報告公公，因為知道他的心臟很衰弱，恐怕一下難以承受如此的打擊。過了一個多月，才斷斷續續寫信告訴他。但是自從婆婆病危直至此期間，他似乎有預感，不斷來信詢問婆婆的身體情況。他信中十分迫切的想早點出來與婆婆團聚，好在病中服侍她。當大姨婆(倪師母的大姐)與孫女一起於 1972 年初去安徽看公公時，知道他的心臟極其衰落，婆婆的去世是一樁使他萬分痛心的事，因婆婆是他唯一保持聯繫的親人。事後聽同房的難友說，公公一直有一個心願，想早點結束他的刑期出來與婆婆團聚。他知道婆婆的身體非常差，他曾說：「我的刑期，像是與我妻子的生命在比賽跑，如果我能在她還在世的日子出去，就可以好好服侍她，她為我受了許許多多苦」

公公入獄前，為教會的事奉一直奔走於全國各地，入獄後一下又是二十年，

他們兩夫婦在一起的日子實在屈指可數。當公公被捕時，他們捏造了許多駭人聽聞、莫須有的罪名，來誣陷他，當時蒙蔽了許多弟兄姊妹。但婆婆對他最了解，婆婆說：「他們說他的這些事，都是根本沒有的。」公公為主的緣故，承受了許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。公公關在提籃橋監獄時，婆婆還可以每月一次送去少量的食物及日用品，以後轉去青東農場，婆婆也去看過他一次，再後就沒有見面的機會了。為婆婆的離世，公公非常難過。聽同牢的人說，他曾悲痛多日。四月二十二日從他給大姨婆的信中，知道他「維持自己的喜樂」。這些年來，一個又一個重重壓迫，並沒有使他氣餒，因為他所仰望的，乃是這位叫我們永不失望的神。

1972年6月，我們接到農場的通知，說公公已去世。我和大姨婆趕去農場，到了那裡才知道他們已將他火化，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。他的難友告訴我們，當時他的心臟病發作非常厲害，他們在他垂危時，將他放在一台拖拉機上拖去四十里外的農場醫院。這四十里坎坷不平的山路，被拖拉機載著顛簸，就是身體好的人也受不了，更何況是一個最忌震動的心臟病垂危病人，在途中公公被主接去了。臨離去前，他留下一張紙在枕頭下面，那是用非常顫抖的手寫下的幾行大字，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經歷，來證明這個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 ----- 『基督是神的兒子，為人贖罪而死，三日復活，這是宇宙間最大的事實。我信基督而死。倪柝聲。』當農場幹部將這張紙給我們看時，我禱告主讓我快速將它背下來記在心裡。

勞改農場幹部還說，他寫了許多筆記本的「反動日記」，那是他在獄中對於真理的新的亮光，但這些珍貴的手稿都無法從獄中拿出來，除非神特別保存它。

公公在獄中有一難友，將他的一些情況告訴我們，公公在世時一直為此入禱告，當公公去世後不久，他得救歸主了。

公公去了，他至死忠心地帶著他的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。雖然神沒有成就他最後的心願，能活著出來與他妻子團聚，但主卻預備了更好的 ----- 他們團聚在主前。

『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，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，卻從遠處望見，且歡喜迎接』(希十一：13) 『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，並不以為恥；因為祂已經為他們預備了一座城』(希十一：6)

他們去了，如同許多的殉道者一樣，是神為祂自己的名呼召出來的一班得勝者，是這個世界所不配有的人。如今他們安息了，但是他們的禱告、他們的果子，卻一直在那裡蒙神悅納，在那裡起著不息的功效，他們的腳蹤也激勵我們更忠心上主。

以上文章來自澳洲一位弟兄蒐集的文件

願這篇文章能激勵更多的信徒忠心愛主，在這末世能堅守主的道也讓更多人因而信「耶穌是神的兒子，祂愛我們，為我們捨了祂自己，為要得著我們，使我們得享生命中永遠的福」阿們 .....Mark